

完整修订版

紫川

老猪〇作品 ZICHUAN

重塑《紫川》经典巅峰，展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这不是奇幻，这是可歌可泣的战争诗歌。

梁山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紫川 / 老猪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7

ISBN 978-7-5399-3268-2

I. 紫… II. 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5427 号

书 名 紫川 (全五册)

作 者 老 猪

责任编辑 胡小河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8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10 万字

印 张 133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268-2

定 价 150.00 元 (全五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紫川

第一部 紫川三杰

第一章 ·001·

居然会贏

第二章 ·024·

紫川三杰

第三章 ·052·

血流帝都

第四章 ·082·

远东乱起

第五章 ·111·

张扬青春

第六章 ·134·

川秀致富

第七章 ·165·

内部之争

第八章 ·183·

奔赴前线

第九章 ·212·

扭转战局

第十章 ·240·

帕伊之战

第十一章 ·265·

以恶制恶

第十二章 ·293·

斗智斗勇

第十三章 ·324·

追杀叛逆

第十四章 ·360·

逃亡之路

第十五章 ·386·

落草为寇

居然会赢·第一章

“是谁说魔族军队很强的？”罗杰副旗本（注释：旗本，家族职衔名称）得意地望着山脚下潮水般溃退的魔族精锐部队，“看起来似乎还是我更强一点。”

白川副旗本白了他一眼，没有搭理他。

明羽副旗本悠悠地说：“前天某人不是还说我们这次死定了，大家赶紧逃命去吗？”

“这种阵前动摇军心的人，我是最痛恨的！”罗杰义愤填膺，好像事情与他无关，“让我抓到他，非把他处决不可！”

“你患失忆症了！说你呢，某人！”

“呵，我哪有说过这样的话啊？”他转向白川，“某人是在说你吧？”

白川冷眼看这对情敌在相互攻击，却掉转马头：“我去看一看大人有没有指示。”

两万黑衣骑兵静静地列队在高冈上，却听不到一丝喧哗，只有远方隐隐传来魔族败军后撤的嘈杂声，还有的就是风掠过恒川平原低沉的呼鸣声，仿佛战死者的亡魂眷恋着不愿离开他们最后的生存之地。

一个全身银色盔甲的武将高高立于山冈最顶峰。他身形高大威武，挺直的身躯露出全军统帅特有的威严，夕阳照在他一身银甲上发出绚丽的光芒，在黑压压的骑兵阵中如同天神一般耀眼——看那身招牌似的银甲就知道他是号称“紫川家族青年三大名将”中最年轻也最传奇的紫川秀旗本了。

白川远远地看到这个令全远东军（注释：远东，紫川家族统辖的古奇山脉以东的地域总称，共有二十三个行省）景仰的人物时，却无声地叹了口气。她骑马奔近那个“紫川秀”，看看周围的警卫都是近身卫队成员，才小声说：“古雷，你好大胆！敢穿大人的盔甲在这里冒充！”

“紫川秀”(近卫队长古雷)哭丧着脸：“白川长官，下官也不想的。只是大人非要让我穿着这身劳什子立这里……好沉啊！我累得不行了，已经压垮三匹战马了。”

“交战正激烈，大人去干什么了？”

古雷：“他刚刚在后山洗了澡，吃了顿烧烤，现在已经上床睡了。”

“……那他有没有留下指示？”

古雷：“哦，有的。他说了，如果打输的话，赶紧过去叫醒他，一块逃命去。”

白川在后山树荫下找到紫川秀的帐篷，他裹在睡袋里睡得正香，发出了阵阵有节奏的鼾声：“呼噜，呼噜！”

白川：“大人，快醒醒，快醒醒……”

睡袋里的人一动不动。

白川叹了口气：“大人，这可是你逼我的……”

转身出去拿了瓶开水回来：“我数一……二……三！”

“啊！不要倒，不要倒，我醒了。”

睡袋里钻出个脑袋，睡意满脸。这是一个很俊俏的年轻小伙子，或者看他脸上稚气的笑容，说是少年也行，很亮的眼睛迷糊着，柔软的黑发凌乱地披在额前，气质倜傥而不羁。

紫川秀打着哈欠：“什么要紧事啊？魔族杀过来了吗？”

白川：“……还没有。”

“那是士兵哗变了吗？”

白川：“那也是迟早的事情，等他们发现你用假人糊弄他们……”

紫川秀呵欠连连：“等他们吵起来再说吧！那些大兵也真是的，这点小事还斤斤计较。那么，是不是罗杰和明羽为你决斗，结果都死翘翘了？”

“很遗憾，大人，他们都还厚颜无耻地活着。事情是，我们打赢了，魔族军正在溃退。”

紫川秀一脸的惊奇：“啊？这就出乎我意料了。我们居然赢了？”他把头又缩回睡袋，“让我好好思考一阵。”

白川耐心地等啊等啊等啊等，一直等到睡袋里又传出了鼾声。

于是她忍无可忍，将手里的开水……

“哇呀！”

帝国历七八八年，第五次恒川战役的胜利者，发出一阵绝对不会记载入史册的惨叫声……

白川给半醒半睡的紫川秀分析战局——

“目前局势是魔族败军仍然有超过五万人的实力，而且其中有战斗力极强的装甲兽。刚才攻得我们几乎顶不住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忽然退军了，还很狼狈的样子。我们几位带兵的副旗本都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追击，请大人指示。”

紫川秀迷糊着问：“有谁想追击？”

白川：“罗杰副旗本，他极力主张追击。”

紫川秀：“那就让他追去吧！”

“旗本大人！”白川又气又急，“下官理解你对罗杰那个从当上副旗本以后没干过一件好事的吹牛大王的心情，事实上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只是罗杰部下的五千名远东军官兵是无辜的，没必要陪着他一起死吧？”

“哎呀，你怎么能这样猜想你的上司呢，白副旗本？”紫川秀眼里闪烁着狡猾的光亮，正是那种心事被人看穿的表情，“让他去吧！没问题的。”

“可是敌人有五万到六万啊！而罗杰部队却不到五千人。”

“白川，你想想，罗杰的部队是骑兵，机动性比魔族那些大块头强上很多。再说，打不赢他总该跑得掉吧？”

“可是大人也知道罗杰那白痴冲锋时是从来不用大脑的，万一到时候他发起傻来……”

“放心吧，我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面对白川怀疑的眼光，紫川秀从帐篷里捧出一张宣传广告纸，上书：皇都殡仪六月一日到八月三十日，六折优惠，欢迎惠顾！

“我算好了，罗杰今天翘的话，还赶得及优惠期限。另外我跟那个老板也很熟，说不定他不收我们骨灰盒的钱……”

白川赌着一肚子气骑马又回到阵前，其余两名副旗本投来询问的目光。

“秀川大人下令罗副旗本你进攻！”

罗杰一声欢呼：“万岁！”扭头对他的部下大吼，“跟随我！”说罢策马飞奔而去。五千名黑色骑兵排成整齐的队形跟着他，从山坡上急冲而下，蹄声轰隆，回响着吼叫：“万岁万岁万岁……”整个队伍仿佛一条黑色的巨龙，势不可挡地直泻而下，扑向后撤的魔族军队。

“那个白痴！送死还那么开心！”白川恨恨地骂。

“不见得是送死。”幕僚副旗本明羽说，“魔族那边的气息很混乱，不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了，可能罗杰真的会成功。”

白川：“那边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明羽：“我们不知道，但是也许大人知道……每次大人一叫到罗杰出场的时候，就等于说，‘现在已经不必动脑子了，只管向前冲就是了’，我们会赢的，我对大人有信心。”

白川哼了两声，心想：“那是因为你没看到他在后山呼呼大睡，而且随时准备逃命。”之所以没说出来，是害怕动摇军心，还因为……

这时候战局出现了令她不敢相信的变化：罗杰的骑兵直冲而下，几乎一下子就插进魔族的大本营中——就像一把烧红的叉子插进奶酪中一样轻而易举。魔族士兵几乎没做任何抵抗就四散奔逃，丢盔弃甲。五万队伍散乱的魔族大军被不到他们数目十分之一的人类打得这样狼狈，那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

两位副旗本同时发出惊叹声：“咦！”

明羽大叫：“太反常了……那是圈套！罗杰已经陷进去被包围了！”

白川也叫：“不可能是圈套，看他们士兵跑得那么慌乱，那是装不出的。就算是圈套，那也大有机会。”

白川回头扬声发令：“全军，给我上！”

明羽阻止她：“你没权利发全军动员令，只有大人才有这个权利。”

白川一拳把他从马上打得滚落地面，一把马刀架明羽脖子上，低沉着声音说：“误了时机我宰了你！”她扫了一眼四面看得发呆的卫兵和传令兵，提高声音发令，“还不去传令！”

四面八方响起了“呜呜”的号角声，骑兵们集结，排列成一行行的散兵线。

白川在骑兵阵的最前面，平静地高举右手，雕塑般凝固不动。猛然间，她高举的手用力向前一压，身后震天吼声响起：“万岁万岁万岁！”

一列一列的骑兵从她身边经过，从开始的小跑，一点点加速，最后整列队伍以惊人的速度直扑山下的魔族大营，犹如一道铺天盖地的洪流，漫山遍野地倾泻而下，气势逼人。冲到魔族阵形一千米左右，白川一声清叱：“拔刀！”两万把马刀“噌”地同时出鞘，汇成一条高低不平的光带，反射着余晖，喊杀声惊天动地……

震天的杀声惊醒了后山某位好汉的美梦，他把脑袋探出睡袋细听了一阵，喃喃说：“是全军总攻击……看来白川已经发现了……真是的，叫得那么大声，吵得人睡不好觉。”他把头又缩了回去，试图继续刚刚被打断的美梦。

根据紫川家族的正式史料记载：“帝国历七七八八年，第五次恒川会战中，紫川秀旗本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将士士气。麾下罗杰、白川、明羽三位副旗本不畏强敌，团结合力，指挥镇定，终于在此战中以三万骑兵大败七万魔族部队，击毙、击伤四万余，俘虏一万余。另号称魔族第一猛将的葛沙亦于此战中被秀川旗本亲手击毙，给魔族以沉重打击，成为卫圣战争的第一个转折点。”

“我们真的赢了吗？”面对尸体遍布的战场，紫川秀喃喃发出一丝疑问。

“毫无疑问，大人，我们大胜了！”亲卫队长古雷激动得脸通红，“这都是您的功劳，请允许我向您祝贺。大人您肯定会因为这次战功而被提升为红衣旗本的。想想，二十岁不到就可以与各个行省的总督平起平坐啦，那是多了不起，家族历史上还没有过这个先例呢！”

“呵呵，同喜同喜！”紫川秀的笑容里面没有丝毫的喜悦，“如果我记得没错，你还是小旗武士吧？副旗本的位置有望了。”

古雷大喜过望：“多谢大人栽培！下官一定对大人尽心戮力，以报答大人提拔之恩，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嗯嗯嗯！”紫川秀打断了古雷的表忠，喃喃自语，“看来人活得单纯还真是一种幸福……”

“大人您说什么呢？”

“哦，我让你好好干。”

一队骑兵从前面出现，看到紫川秀的旗帜，立刻在马上行礼。

紫川秀停住马步，扬声问：“哪个部队的？干什么？”

骑兵队长回答：“回禀大人，我们是罗杰部第三大队第七中队，现在执行运送俘虏任务。”

“哦？”紫川秀忽然动了好奇心，“俘虏多吗？让我看看。”

“遵命，大人！”队长回头吆喝一声，骑兵们用鞭子把俘虏们驱赶到紫川秀面前，卫队紧张地围在他旁边，防止魔族俘虏忽然暴起伤人。

但那实在是不必要的，因为这一批俘虏全部是精灵怪——一种绿色皮肤的小矮人，他们在工艺方面极其心灵手巧，但战斗力却极差，性情温和，很容易屈服于强权。魔族军队拿他们多半是做劳役的，人类市场上也可出售做用人，在帝都（注释：帝都，紫川家首府），据说一位精灵怪可以卖三万元货币。

骑兵队长看到紫川秀失望的样子，觉得很不好意思，决心要讨他欢喜一下：“大人……我们在俘虏里面还发现了奇怪的东西。”

“哦？”

队长回头喊：“带上来让大人过目！”

几个骑兵从后面提着个鼓鼓的麻袋上来。队长笑着解开麻袋：“大人，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啊！”

麻袋里面装着的竟然是个少女！她的衣裳有点凌乱，看得出是很名贵的材料做的。因为在麻袋里刚刚被放出来，神色有点狼狈，却无损她那令人动心的美貌——大大的眼睛碧蓝一片，正是魔族女性的特征。尽管已经身为俘虏了，她还是很镇定，或者是装作很镇定，大睁着美丽的双眸怒视身前的几个居然敢于囚禁她的人类，不出声就有种凛然尊贵的气质。

紫川秀皱皱眉头：“远东军什么时候改行做绑匪了？”

队长觉得很委屈：“大人，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女孩子！我们是在一辆很漂亮的马车里发现她的，她周围还有十几个卫兵保护，伤了我们好几十人才抓到她！这个女孩子肯定身份不一般，很有可能是魔族的高级人物。”

“盘问她没有？”

“她什么也不肯说，我们也没时间细问。现在将她交给大人您看管，相信大人不会错过机会……”队长用种很暧昧的语气说。

紫川秀也很暧昧地笑着：“嘿嘿嘿，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地盘问她。”这是男人与男人之间一听就心领神会的默契。

等骑兵们的身影消失，紫川秀才奸笑两声：“好在白川那婆娘不在，不然就麻烦了……”说着，他转向古雷等卫队成员，“白川问起来的时候……你们该知道怎么说吧？”

古雷板着脸回答：“大人放心，我们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

“这才是聪明人。”紫川秀开始东张西望，“哪里可以找个没人的地方搭个帐篷呢？那里不行，太空旷，没情调。这里，啧啧，蚊子太多，做起来不爽……”一边说一边色迷迷地盯着那个少女看，看得她浑身不自在，开始发痒、发冷、颤抖、起鸡皮疙瘩、汗毛竖起，一直看得她……

“我是神族皇第三公主卡丹。我是皇族成员，我要求得到与我身份相匹配的待遇！”少女用带有颤音的、努力显得庄严的话语表白了身份。

卫兵们一起同时吸气，安静的夜晚中，声音显得特别刺耳。

古雷小声说：“……大人，这个女人可不能乱来，不然军法处会找我们麻烦的。”

紫川秀头也不回：“古雷，你笨得像猪头！”他眯起眼睛，喃喃说，“这可是大收获。”

黑暗中，白川副旗本在骑兵队中默默地沉思着，白天胜利的喜悦并没有打消她的疑惑：为什么会赢得那么轻而易举？魔族在战斗正处于上风的时候忽然自动撤军了，紫川家族的骑兵开始进攻时，几乎没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今天的战斗中，魔族显得那么的慌乱和惊恐，这并不是一贯强悍而且善战的魔族军队的作风。

当然胜利毕竟是胜利，是无可替代的，不容置疑的。地上像秋天被收割的庄稼般密密麻麻躺着魔族尸体，那就是证据。这时候她才感觉到背后冷汗浸透了衣服。要是那时候的判断稍有失误，那么现在地上成片躺着的就该是紫川家的骑兵了，而她，将要为此负主要责任。就算能从战场上幸存下来，回去也绝对逃不过监察厅的宪兵行刑队……

不能再冒险了，幸运女神不见得那么慷慨，会照顾同一个人两次。

“停止追击。”她下了一个命令。

骑兵们如释重负地停住了马步。追了整整五个小时，他们都已疲惫不堪，可是没有谁敢来劝说这个女暴君。明羽的遭遇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对士兵们而言，她似乎比号称当世无敌的大魔神王更可怕。

“各部队就地宿营，安排好斥候，夜班加双哨，四人一哨改为八人一哨，斥候防卫范围扩大一倍，火把预警！”

传令兵应声而去。白川吩咐说：“现在起，大本营交由明羽副旗本负责，我要去见秀川旗本。”

明羽从骑兵队中出来，脸色很不友善：“怎么，交由我负责？白副旗本不怕我把你的功劳都抢走了？”

白川冲他嫣然一笑，笑得明羽气马上泄了一半，另一半嘛……那是小事了，不值得一提。

“还在生我气呢？我给你道歉好不好吗……明羽，男子汉大丈夫，就不要跟我们女流一般见识了，好吗？”

“算我怕了你，又不是没被你打过。”明羽苦笑：每次都这样。他太了解白川的脾气了，每次道歉都不过是为了下一次的冒犯埋下伏笔。

“跟你说个事情，我刚刚讯问了些俘虏，他们的说法很奇怪，说是在他们进攻的时候，指挥官葛沙、副指挥云沈都被刺杀了，全军失去指挥，导致了军心大乱，不战自溃。”

“哦？”白川相当惊奇，“谁干的？帮了我们大忙了。”

“他们只知道是人族干的。你知道，对魔族来说，我们人类长得都一个样子，就像那些绿皮怪物在我们眼里都是相同的一样。很可怕的人啊，把自己埋在沙子里，等着魔族主帅葛沙经过时，忽然破沙而出，而且是一刀致命。”

白川惊讶：“远东地区有这样的高手？武艺极强还很坚忍、冷酷，把自己埋沙里……”她想着想着，打了个寒战。

明羽若有所思：“但我想，我们旗本必定是知道的吧？不然，他也不会叫我们进攻。”

提起紫川秀，白川就一肚子气：“你把那白痴看得太高了！你知道我们在出生入死的时候，他在那边干什么吗？洗澡、吃饭、睡觉，就差没搞女人了！不过那多半也是因为他没找到女人罢了。他哪点像全军统帅……”

明羽悠悠地说：“只要能打胜仗，他爱怎么玩怎么玩，我是无所谓的。你为什么就这么生气呢？”她瞄了一下白川，目光中大有深意。

“这次是因为他运气好，碰到魔族那边走霉运！”

“恐怕不止是运气。这次是运气好，那六年前的帝都反击战也是运气好吗？与流风霜的对峙，除了他，还有谁可以不损兵折将地逃脱？魔族两次对远东进犯，只有他的部队能完好无损地跑回来。对一个十一岁从军，身经大小战役十几次，却一次也没败过的‘白痴’来说，他的运气未免也好得太过分了吧？”

.....

白川在夜色中策马奔驰，明羽的话语一直在脑子里回响。她自思着：“是啊，他的狗屎运也好得太多了……难道他一直深藏不露？”

对了，我要问他个清楚，揭开他又懒又好色又怕事遮掩下的真正面目。

前面就是中军的灯火，紫川秀的卫队还没来得及阻拦，白川就策马进了大本营。

卫队长古雷上前迎接：“白副旗本，大人吩咐了，您不能进去。”

“为什么？”白川理也不理他，心里想：“难道这时候他正露出了不为人知的一面？非得进去！”

她大步跨进中军帐篷，却看到紫川秀正搂着一个美丽的少女准备亲。她怒向胆边生，拔出马刀就砍过去：“原来这就是你紫川秀的真面目！准备受死吧你！”

“哎呀，幸好我身手敏捷，差点被你给劈了。”紫川秀惊魂未定，“白副旗本，你也太莽撞了。难道本旗本看起来真的很像那种调戏无知少女的好色之徒吗？啊，古雷，你们几个那是什么表情？”

白川不服气地争辩：“大人，您想想，在夜黑人静的时候，在无人的帐篷中，你搂着个陌生的少女……你让身为部下的我该怎么设想你啊？”

紫川秀：“你应该这样子想——这个少女是魔族的第三公主卡丹，她是我军很重要的俘虏，现在她是因为被俘惊吓过度而晕过去了，而你品行端正、人格高尚的上司秀川（注释：秀川是紫川秀的号）旗本正毫无私心杂念地准备为她做人工呼吸。这样想才是正常的设想！”

白川：“就算是魔族的公主晕过去了，谁都可以帮她人工呼吸啊，为什么是大人你来？”

紫川秀：“既然谁都可以帮她人工呼吸，为什么我就不能来？”

……

紫川秀：“报告一下情况吧，白副旗本。”

白川：“遵命，大人。经过五个小时的战斗，我方杀伤魔族两万到三万之间，我们已经拿下他们的大营和粮队。此次魔族出征的二十五个白披风（白披风指的是魔族的团队长，着装白色披风）被我部队杀了五个，明羽部队杀四个、俘虏三个，有十三个目前下落不明。”

紫川秀点头：“罗杰副旗本刚刚送来战报，他那边拿到了七个白披风，估计杀敌数目也在万人左右。那就可以肯定魔族主力基本上已不复存在，余下的只是战场扫荡工作而已。”

白川躬身：“这是一场大胜利，大人，恭喜您了，您真是辛苦了！”她肚子里面骂，“是啊，睡觉、吃喝、搞女人……好辛苦哦！”

“哎呀，难得白副旗本你这么体谅本官……说真的，我还是真的很辛苦啊！劳累了一天，现在我也该休息了。白副旗本有劳你了，大本营的警戒工作就拜托了。”

白川暗暗比了下中指，恭敬问：“大人，下官有一事不明，想要请教。”

紫川秀：“哦？”

白川：“根据俘虏供词，魔族军队之所以大败，是因为指挥官和副指挥官遭神秘刺客刺杀。这件事我们几个前线指挥官都不知道，不知大人是从何得知此事，下命令让我们进攻的？”

紫川秀一脸惊奇：“我下命令让你们进攻？有这回事吗？没有吧，这是白副旗本你自己下的命令吧？”

白川：“大人，您当时不是说……”

紫川秀：“哦，当时你来请示我，你说罗杰想去进攻，我说谁爱去谁去……是这样的吧？这件事从始到终都是你和罗杰决定的啊，我什么时候下过命令让你去狂飙了？”

白川回头想想，事实确实是这样，但当时紫川秀的口气……幸好是赢了，要是输了的话，责任就得自己全背。想到那后果，白川冷汗再次把背后的衣裳浸透。

“你也不用害怕，反正是赢了，难道监察厅还会来追究你擅传军令的罪名不成？”

紫川秀仿佛猜出了白川的心事，悠悠地说，“明天我们就收队回沙加市，扫荡的事情就交给哥西旗本的部队完成吧！”

白川着急：“但是大人，我们好不容易打下来这个局面，应乘胜追击啊！”

紫川秀：“我们把所有的功劳都占了，别的部队会说我们不知进退，那以后我们的日子就难过了。”

他懒洋洋地向帐篷走去：“夜已经深了，白副旗本也休息吧，明天还要赶路呢。”

白川恍然大悟，以三万军队大破八万魔族军，紫川秀这个功劳之大，是谁也抢不去的。既然这样，就不妨做做顺水人情，让别人不至于太嫉恨他。真是考虑得滴水不漏！看着他的背影消失，感觉越来越看不清他。

第二天傍晚时分，凯旋的紫川秀部队进入沙加市区，受到市民们热情到几乎狂乱的欢迎。

沙加市靠近恒川战线，每次魔族来攻袭总是首先受到战火摧残。偏生紫川家族的远东军又不怎么争气，碰上魔族大军每次都是输多胜少，让市民疲于逃命，痛苦不堪。这次听说魔族大军压境，家族只派出个十八岁的年轻旗本迎战。还不是因为他姓紫川，不然哪可能升那么快，十八岁当旗本？大家早就不抱希望，开始收拾家产准备跑路。结果这个年轻的旗本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魔族军队不战自溃。消息传来，全城一片欢腾。

在紫川秀部队列队入城休整的时候，欢迎的人群几乎把队伍给冲垮了。市民胡乱地塞给士兵们不值钱的礼物：煮得半熟的鸡蛋、有汗渍的手帕、镶银的首饰、会炸伤人的彩球……共同畅饮卖不出去的劣质酒。披着法袍一身庄严的僧侣、牧师为他们大做祈祷：“感谢你们啊！我们百战百胜的保护者！愿战神的庇护永远跟随你们！”平时也没有人信他们的神，难得今天有机会宣扬一下信仰又不被人扔石头。

入夜，罗杰、白川、明羽三名副旗本出来巡视街道，检查有无军纪不严、乱兵滋事的行为。

明羽：“白川，我觉得你今天有点不对劲。过了十二个小时，你居然还没有骂旗本一句。你今天不舒服吗？”

罗杰装模作样地要去摸白川的额头：“嗯，好烫，你感冒了吗……哎哟！”

白川收回拳头：“没什么，我只是改变了对他的一些看法而已……”

这时候大家听到旁边一家小酒吧里传来紫川秀的声音：“绿地啤酒多少钱一瓶？”

“三个银币，军官先生。”

紫川秀：“哦，比帝都贵了点……我要两瓶。”

“对不起，请问军官先生，您是秀川大人部队的吗？”

紫川秀：“是啊！”

“哦，我们老板有吩咐，今晚秀川部队的军官先生不收钱。”

紫川秀：“为什么？”

“因为你们是英雄啊！”

紫川秀：“英雄……那我要四瓶！”

“……”

罗杰问白川：“刚才说你对他的看法……”

白川面无表情：“现在我的看法又改了……快走，我们不认识他！”

古奇山脉是远东地区与紫川家族腹地的分界线，那高险的崇山峻岭是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只有大陆通路长河公路通过古奇山脉唯一的缺口，连接远东和家族腹地。建于帝国历四五六年的瓦伦要塞，就坐落在此缺口上，扼守着长河公路，号称大陆上第一要塞（除了魔族的大魔神堡外），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不言而喻。要塞坚固无比，有传言说：“只要躲在瓦伦里，即使众神发怒也不怕。”

事实证明，瓦伦是当得起这个美誉的。自紫川家族雄起以后，魔族军队四次发动百万人以上的大攻击，紫川家族都是依靠瓦伦要塞的坚强厚壁来阻挡，强悍的魔族军队在它面前每次都是铩羽而归。

家族前代总长、一代名将紫川远星曾说过：“如果没有瓦伦，我们早灭亡二十次了。”由此可见瓦伦的重要地位。

远东军的总指挥部、大本营，还有远东军校等重要机构也就设在瓦伦。

紫川秀等参加恒川会战的有功之士，被远东军副统领（注释：统领，紫川家族高级官职名）罗波约到瓦伦远东军总参谋部见面。

美丽动人的女秘书彬彬有礼地对紫川秀说：“秀川旗本，实在抱歉，林冰副统领临时召开军务会议，罗大人还在开会中。他说如果各位来的话，请在会客厅稍等一下。实在抱歉。”

紫川秀表情严肃地凑近女秘书，向左右张望一下，小声说：“小姐，你认得那边那个穿小旗武士制服的人吗？”他指着一个刚从指挥部大楼里面走出去的军官。

“哦，那是哥西旗本派来的联络官，他刚进我们罗副统领办公室交文件。”

“那是假的。”紫川秀斩钉截铁地说，“他是流风家族派来的刺客！”

女秘书吓得花容失色：“可是他有军官证和关防令，还有文书……”

“你不相信我的话吗？也难怪，我们在来的路上见到了真正的联络官，他已经快断气了，跟我们说了后就死了。”紫川秀不容置疑地说，“刺客的目标就是罗波大人。刺客刚才去过哪些地方？我们得细细检查。”

女秘书被紫川秀话语中表露出来的强大自信所折服，不由自主地说：“他刚才去了罗波大人的办公室。但他只呆了五分钟，而且我一直在旁边。”

“把办公室钥匙给我！”紫川秀不由分说夺过钥匙，“五分钟？对方是专业的间谍，五分钟足够安上三十个炸弹。”

他走进办公室关上门：“谁也不许进来，太危险了！”

远东军的参谋本部陷入一片混乱，宪兵部队急忙赶来，却被紫川秀命令不许靠近办公室。只听到里面在翻箱倒柜的声音和秀川旗本喃喃自语：“在哪里呢？哪呢？快给我出来，我知道你一定藏的有。我就不信我找不到！”

危机持续了五分钟，直到秀川旗本满头大汗地出现在门口：“没有发现，可能他

藏在别的地方了。”

在场的军官、宪兵、文员无不对紫川秀旗本的勇敢和镇定万分敬佩，所以也没有人注意到他带来的公文包鼓了很多，而且还发出“骨碌骨碌”的水声。

罗波副统领直到会议结束才得知这件事情，他大惊失色地赶回。打开密柜的门，看到里面空空如也，他发出一声绝望的悲号。

部下纷纷猜测：可能是绝密文件被流风家的间谍偷了。

罗波副统领咬牙切齿：“阿秀，你干的好事！”

紫川秀诚惶诚恐：“是！下官知罪！下官不该没看清楚就胡乱说话，搅乱了正常秩序，还害得兄弟部队的同事无辜被逮捕，受了不白之冤。下官一定很诚恳地道歉，认真反省。”

罗波吼：“我管哪个小旗武士去死！”压低了声音，“我的酒呢？三瓶百年的葡萄酒，一瓶皇家白兰地。”

紫川秀一脸茫然，仿佛今生今世未曾听过“酒”字：“什么酒？”

“少来装蒜！你从我办公室拿走的酒……”罗波忽然停住了。

“大人，不可能吧？远东军军纪严明，上班时间不许沾酒——难道大人办公室里有酒？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大人遵守军纪，执法如山，乃我远东全体将士众所周知的，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呢？这一定是有人无耻造谣，目的在于损害大人清誉。下官是绝对不会相信的，请大人放心！”

罗波哀求：“别做得那么绝嘛……把白兰地还我就行了。”

紫川秀的回答是一个神秘的微笑。这个微笑罗波是很熟悉的了，他吃过多次苦头了。

“算你狠。咱们走着瞧……你听着，统领处有正式文件下来了，由于紫川秀旗本在恒川一战中表现出色，为家族鹰旗增光，因此统领处在请示总长、元老会后，决定给予秀川旗本嘉奖，晋升……”罗波拖长了声音，“……副统领！命令下达者，总统领杨明华。通过，幕僚统领罗明海、远东军统领哥应星、边防军统领明辉、中央军统领雷迅、黑旗军统领方劲、禁卫军统领皮古。帝国历，七七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紫川秀也惊呆了，副统领！从旗本越过红衣旗本级别，直接晋升副统领。

“阿秀，你可明白这次杨明华特意越级提拔你担任副统领的意义？”罗波面色严肃庄重，一点没有部下被提拔后理应表现出来的喜悦。

“回禀大人，下官明白的。”

“哦？”

紫川秀的神情同样庄重严肃：“这就意味着，下官以后也可以像大人一样找个美女当秘书养眼、在办公室里藏酒、再也不用怕监察厅吵三吵四了！”

“浑蛋，你就不用用脑子！看清楚了，命令是总统领杨明华发布的。”

“那么……”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紫川秀流利地背诵：“我们尊敬的总统领杨明华阁下，公务上天生智慧、指挥明断、英明过人、高瞻远瞩；私德上道德高尚、人品可靠，对待部下亲切和蔼、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侍奉总长大人忠心不二。更难得的是，他毫无私心杂念，一心一意只为家族大局着想，受到全军将士衷心爱戴。无论从仁、智、勇哪个方面说，都是我紫川军人的楷模，让下官无比敬仰。天降我家族以伟才，原神赐予他永寿，那对全族上下莫大的……”

罗波打断他：“够了，我这里没有‘耳朵’的，你可以放心说。”

紫川秀又露出那种最纯真的笑容：“罗波大人何出此言？刚才所说的全部是下官的肺腑之言啊！请相信下官对总统领阁下是一片衷心爱戴……”

罗波死盯着他，仿佛要在那笑容里面找出一丁点儿虚假来。“紫川秀的微笑”在后世成了一个流传很广的比喻，通常用来比喻假货推销人、保险经纪人一类的人物。像以往一样，罗波一无所获。

“七年前的事，你不会都忘了吧？”

帝国历七七一年三月，流风家族发动对紫川家族的攻势，在正面军队大举进逼的同时，流风家族的一支偏师偷袭部队通过中立的林家的地段，绕开了紫川边防军防线，长驱直入，突然出现在帝都城外。上代的紫川家族总长紫川远星认为流风军孤军深入，不可能有强大兵力。他不等援军到来，就动员了帝都城里的中央军和禁卫军发动进攻，结果遭到埋伏。中央军、禁卫军几乎全军覆没，阵亡人数高达八万余人，紫川远星重伤。这时紫川家族才知道，偷袭部队是由流风家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狡猾多智的流风西山带领，兵力多达十三万人之众。

流风西山认为大局已定，并不急于攻击拥有强大工事的帝都城，分兵五万回去夹攻边防军，五万步兵留下包围、进攻帝都。此时家族远东军正与魔族开战到紧要关头，边防军、黑旗军都被流风家族军队牵制无法动弹。帝都城内几乎无可用之兵，无将指挥，外无增援，人心惶惶，都认为家族灭亡就在旦夕。

此时还在远东军校做学员的紫川秀借口说“拉练”，在远东军统领哥应星（兼任远东军校的校长）的默许下，带了八百名骑兵学员赶回帝都，总算与他义父紫川远星见了最后一面。

紫川远星死后，家族内部群龙无首。元老会、总长府、统领处、军务处各方势力吵闹不休，互相指责、推卸责任，并且都说只有自己能够拯救家族于危亡。结果大家什么事情也没法干，只顾着开会、讨论、选举、投票，却没人知道怎么应付城外虎视眈眈的流风大军。

紫川秀一怒之下用带回来的八百名骑兵发动了兵变，控制了总长府、统领处、军务处等重地，取得调兵权。他当即向各路军团、地方守备队发布勤王令，命令他们一个月内务必到达帝都——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真的过来了，遭受一路追击，肯定损伤惨重，而且也把其他地方的流风军吸引到帝都来。